

15.16

邹平文史资料选辑

第六辑

政协邹平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邹平文史资料选辑

政协邹平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邹平县供销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大32开8印张

1991年6月印刷 150千字 印数2000

山东省惠民地区新闻出版局

内部资料准印证(1991)第26号

抢救文史资料工作

为两个文明建设

服务

張書雲



以史為鑑
惠及後人

陳光祚



高舉愛國旗
義旗幟做好人
史工作

賈玉忠



目 录

难忘的岁月	张焕明口述 朱鸿强整理 (1)
忆 1943 年前后坚持长山边联区斗争概况	玉寿春 (11)
革命根据地的抗日高小	许淮修 (20)
我参加抗日和被掳到日本做苦工的一段经历	张春峰口述 耿现光整理 (22)
巧袭无影山	
——怀念支美亭同志	毕玉贞 (31)
回忆我经历的几次战斗	吕则信口述 周汝俊整理 (35)
长白山抗日小学始末	王云浩 王云翼 王广文 (38)
浅井庄战斗	潘修俊 郑行郡 (41)
小巩村伏击战始末	李象汉 (44)
我的新娘田美津子	明光玉 李邦安口述 仇非整理 (46)
侵华日军中的反战士兵	孙宪立 宋淑祿 (49)

马天民之死

EA97/12
.....李尊胜 孟昭成口述 孙桂芹整理 (52)

地下工作回忆片断

.....杨玉庆口述 魏思源整理 (54)

孝妇河伏击战

.....范振英 李式宝 李国振 (57)

梁漱溟在邹平主持的一次选举

.....王峻明口述 郭燕晨整理 (59)

回忆我的老师梁漱溟先生

.....叶芳 (64)

韩夏渠视察曹家坡防汛始末

.....王峻明口述 郭燕晨整理 (67)

梁漱溟在邹平兴办农田水利工程

.....胡瑞亭 (70)

乡建时期土地陈报点滴

.....张振龙 (74)

焦桥书香门第 於陵教育世家

左氏四代从事教育八十年

.....李绍文 李信之 (78)

郭兴福传

.....王北溟 王雪峰 (85)

张茂萱先生传略

.....刘衍孝 齐崇文 卢真 (87)

李伯谦生平概略

.....张宪恒 梁维悦 (92)

深切怀念孟昭进先生

.....刘衍孝 (97)

闻名于书法 称道于气节的郝宝书

.....郝本仁 郝恩坤口述 梁维悦整理(101)	
我的照像生涯	
.....吴瀛州(103)	
回忆建国后邹平电影事业	
.....李延荣(106)	
记著名中医赵聘三先生	
.....宋彦博 赵宗良口述 宋淑祿整理(116)	
老中医曲颖川先生传略	
.....原载县卫生志(120)	
怀念先师曲颖川	
.....朱玉清(123)	
纪翱臣传	
.....原载淄博医药志(125)	
王儒海传	
.....王桂馨(127)	
忆先父高少言	
.....高德谟(128)	
制药人谈药市	
.....李洪武口述 石传望整理(131)	
黄山药会盛况	
.....张吉人口述 王叔元整理(133)	
黄山药会	
.....原载邹平药材志(135)	
邹平县工商联史料	
.....周立海(138)	
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大同社	
.....张宪恒 梁维悦(140)	
古刹唐李庵	

.....	石传望(143)
活财神袁紫兰的传说	
.....	张传哲 李信之(148)
洋房旧事	
.....	石传望(151)
苑城乡隋植柘条树	
.....	耿现光(154)
杏村庙会	
.....	耿现光(155)
故清河的变迁	
.....	胡瑞亭(157)
长山县放足会纪实	
.....	朱鸿林(159)
邹平三十年代前后几种农民自发组织	
.....	卢资平(179)
马 驷——	
从“左传癖”到“马三代”	
.....	陈其泰(182)
我所结识的大土匪头子刘黑七	
.....	王峻明口述 郭燕晨整理(188)
孟昭进严惩李昆山和处决杨相生	
.....	张兆武(197)
我与二五梯队	
.....	李万尧(203)
我与淄长自卫团	
.....	李万尧(210)
伪保安六团在冯家村	
.....	冯敬轩(218)

国民党保安二旅二营在青阳

.....宋一平 刘子实(221)

国民党码头乡保队被歼记

.....任兴武(224)

日寇在台子暴行纪实

.....台子乡政协工委(226)

青阳村“四·一五”惨案

.....王广文(231)

日机轰炸长山城

.....王玉文(233)

“裕茂公”兴衰史

.....刘淑栋 刘淑厚 孙树林口述 耿现光整理(235)

曾在我乡盛行一时的“一贯道”

.....陈立岳 陈立和(239)

来往书信

.....(242)

难忘的岁月

张焕明口述 朱鸿强整理

“我们生长在长白山下，我们聚结在黑铁山旁。我们的队伍象长白山一样雄伟，我们的意志象黑铁山一样坚强！敌人的铁蹄踏上了我们的故乡，战争的烽火燃遍了镇市集场。民族的仇恨如海洋深，杀敌怒焰比烈火还旺。拚哪，把我们的头颅堆成山，阻止敌人莫向前！把我们的鲜血汇成海，将敌人淹没在血泊中。我们的责任：拯民族独立，求人类解放。这伟大的责任就担在我们双肩。”

这首歌是山东纵队三支队战歌，每当唱起她，就会使我热血沸腾，心潮难平；每当唱起她，就使我想起当年那段难忘的戎马生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回忆当年的峥嵘岁月，是为教育后人，我愿和青年同志们共勉。

两袭长山城

1939年6月，为打通清河区与冀鲁边区的联系，我山东纵队三支队在邹平以北的刘家井子一带集结，6日被惠民、青城、齐东等地的日伪军两千五百余人包围。我军在马耀南司令员指挥下，浴血奋战，坚决抗击，击毙日伪军数百人，我方也受到不小损失，傍晚部队突出重围。次日，敌人从周村、张店、邹平调集日伪军三千余人，跟踪追击，妄图一举扑灭这支抗日力量，我军分散转移，化整为零，展开了游击战。

我所在的这支游击队，原是三支队的募集队，负责部队的物

资供应，由朱庆云任队长。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从日伪手里搞枪支，以扩充壮大我们的抗日武装力量。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带领游击队战士，两次袭击长山城。

1941年春的一天下午，我打扮成普通百姓模样，腰里别着匣子枪，来到了长山城南门外。长山城四门设岗，戒备森严，出城入城都有汉奸盘查，其中也有表面给日伪办事、心里却向着游击队的人，此时在南门楼下检查的民夫是吴桂春、李兆祥，鬼子在一旁监督。我心中有数，便大模大样地走了过去，趁鬼子没留神时向那两人使了个眼色。在长山地界，我张焕明是出了名的个子长、胳膊长、耳朵长，老百姓没有不认识的，也就是糊弄那洋鬼子。他俩装模作样地在我身上摸了又摸，就这样，我在鬼子的眼皮底下进了长山城。

城里有我们的一个内线叫邵志家，我藏在他家中。天黑后，我匆匆穿过十字街，从东北角的菠菜地里插到城墙角。两名伪兵正在岗屋内烤火，我一脚踹开门冲了进去，匣子枪对准了他俩的脑壳。两个伪兵一个叫孙宝贤、一个叫张家福，其实都是穷街坊，一见是我就乐了，表示愿意干八路，并把敌情和敌人当晚的口令全告诉了我。于是，我站在城垛楼前朝城外打了个口哨。城外面有护城河，我们的队伍早埋伏在那里，他们立即把云梯竖到城墙上，把两个站岗的送下去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上来了八个游击队员，我们藏在了岗屋里。不一会儿，从南边的城墙上过来一队巡哨的汉奸队，一行五人。我们迅速从屋内闪出，贴到城墙两侧。为首的汉奸高喊：“亚麻”，我立即回答：“卡麻”，口令相符。汉奸们继续往前走，说时迟，那时快，我伸手抓住了一个汉奸兵的长枪，双手用劲，脚下用力一踹，硬是把那个汉奸从城墙上掀了下去。敌人猝不及防，吓得哇哇乱叫，掉头就跑，我方队员开枪打死了三个，跑得快的一个也早吓得扔了枪。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夺得了五支枪。战士们讥笑汉奸兵不经打，说：“亚

麻、卡麻，掀下城墙去摔煞。”

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通过这次袭击战，我们总结了经验，认为汉奸兵是乌合之众，老百姓是真心实意拥护我们的；伪军虽驻有一个中队，但鬼子只有几个人。通过分析，增强了我们消灭长山城里的日伪军，端敌人老窝的信心。在这期间，我深入敌伪，在伪中队中秘密组织了一部分人，并安插了我们自己的关系。到这一年秋天，作战方案酝酿成熟，决定第二次袭击长山城。

敌人万万没料到，游击队竟敢在光天化日下袭击长山城。中午时间，值班的鬼子下岗了，换岗的伪兵是我们的人，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下子冲进去十几个人，兵分几路行动：一路冲上岗楼，打死了住在上面的两个鬼子；一路直堵卫兵室，在卫兵室站岗的伪兵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我一刀劈死。伪兵们正在吃饭，黑洞洞的枪口早已对准了他们，伪兵们一个个呆若木鸡，其中一个刚要到墙上摘枪，只听“叭”的一声，脑袋开了花。敌人被镇住了，都乖乖举手投降；电话室里的一个鬼子想挂电话求援，但电话线早已被我们内线掐断了，他求援不成，如惊弓之鸟，便夺门而逃。日本人在长山为非作歹，血债累累，百姓无不恨之入骨，我们岂能轻易放过？我和朱德胜拔步追了上去，两支匣子枪同时开火，把敌人击毙在街当央。我们缴获敌人机枪一挺，小槽子炮一门，大盖子步枪五支，杂牌步枪一百五十余支，三箱子弹。汉奸中队一百余人全部做了俘虏。汉奸中队长外号高鹞子，是铁杆汉奸，平时依仗鬼子的势力，鱼肉乡民百姓，吃喝嫖赌、无恶不作，游击队把他就地正法，并布告乡民，大煞了鬼子汉奸的嚣张气焰，大顺了民心民意。

此后游击队又在礼参店消灭了汉奸两个排，在桓台北石桥打死了一个汉奸排长，其余全部缴械投降。一时间，游击队威名大振，斗争事迹也被群众编成故事到处传扬。

严峻的考验

1942年，我们这支游击队改编为清河军区二团独立营，营长朱庆云，教导员张永忠。这时朱德胜被派往胶东抗大学习，我任短枪队队长，我们这支短枪队有四十支匣子枪。日伪在八里河子设了据点，驻扎两个中队兵力，妄想截断我们往山区的通路，没等敌人的圩子墙修好，一夜之间，我们就拔掉了这颗钉子。这时我们的主力部队在小清河以北的博兴，广饶一带活动，只有独立营活动在邹、长、桓一带。这儿临近胶济线，又有周村、张店这两个城市，日伪的统治力量比较强，他们把目标集中在独立营身上，在军事上实行围剿，在政治上采取拉拢瓦解的策略。独立营时常遭到围攻打击，敌人象影子一样追随不放。面对严峻、艰苦的斗争形势，朱庆云意志动摇，徬徨不定。驻周村的日伪保安大队长张富海以私交的名义把朱庆云请了去，天天设盛宴招待，进出于同乐戏园、下河酒家，并介绍京戏旦角演员薛艳霜做他的小老婆。随后又带他到上海等城市考察日伪的所谓军事政治实力。此时的朱庆云，看不到革命的希望，经不住敌人的腐蚀诱惑，终于背叛了革命，变节投降。

朱庆云要易帜投敌，理所当然地遭到部队党团员的反对和抵制。我态度很坚定，就是誓死不当汉奸，当面和朱庆云拍了桌子，扔了枪离开了这支队伍。1943年3月12日，朱庆云带了一连人投敌，其中党团员一个也没有。由于我们这支队伍是朱庆云拉起来的，平时他对待下属很讲义气，尤其是把我一直视为膀臂，我坚决不跟他当汉奸，使他大为恼火。一天夜里，狗咬得特别凶，朱庆云亲自率领一伙人，砸开我家的门，闯了进来。他气急败坏地质问我为啥不跟他干了，我说：“我是中国人，说啥也不当二鬼子！”话不投机使他恼羞成怒，便从身边拔出枪来，威逼我说：“张焕明，你他妈的再说不干，我立即毙了你！”同来

的几个人连劝带拉，并从他手里把枪夺走。他气歪了脸，恨得把我家的桌椅物件砸了个稀巴烂，并派人把我绑了起来，带到村西的一个队员家里。他们轮番劝说和逼迫，但我横下一条心，说啥也不干。朱庆云又气得按捺不住了，抓起挂着的吊灯，朝我劈脸打过来，碰碎的玻璃扎伤了我的前额和眉梢，血顺着面颊流了下来。我咬着牙，硬是不哼一声，说啥也不张口。他们都知道我脾气犟，怕闹大了以后不好说话，只得放我走了。

时隔不久，杨国夫司令员派渤海军区教育处处长樊玉香同志找我联系，指示我打入朱庆云队伍，一方面利用和朱庆云的关系继续争取、挽救他，一方面重新组织力量，夺朱庆云的枪，把队伍重新拉回来，于是我又回到了朱庆云队伍。通过秘密做工作，把驻在周村北面塘坞的两个排争取过来了。二团敌工股长朱曾干派连指导员张鼎同志在塘坞北坡与我接头，趁夜色掩护，张鼎同志带上这两个排的队伍奔向小清河北的根据地。我和机枪班、通信班、短枪班的班长刘德庆、王敬亭、张长荣同志不断碰头策划，进一步在内部发展力量。秘密终于暴露了。一次我们乘朱庆云去看戏的机会，正凑在一起开会，突然被他们包围，把我们四个人一起抓了起来，押解到福育医院（今148医院），绑到门前的柱子上。朱庆云恨透了我们四个人，派兵用木杠子打。兵打兵，稀拉松。朱庆云看着不解恨，亲自轮起木杠朝我打来，一直把我打昏过去。其他三人也打得鲜血淋漓，朱庆云把我们关了禁闭，我整整被关了一个月，腿还瘸着，才放我走。王敬亭、张长荣、刘德庆也分别逃了出来。从此，朱庆云和八路军结了仇，死心塌地的当了汉奸。后来我解放军解放周村时，他无路可走，开枪自毙。

掏 六 团 黑 窝

邹平大汉奸张景儒，是出名的投降派司令，他统辖六团，手

下有两千余人，专门和共产党作对，我们决定给他点颜色瞧瞧。

邹平县武工队李景陶同志的表兄魏兴瑞在六团司令部警卫连任副连长，是我们的内线。李景陶通过魏兴瑞搞清了敌人内部的情报，由张维滋奉命统一组织指挥长山县大队、邹平县大队和李景陶的武工队，以捣毁六团司令部活捉或消灭张景儒为目的打一个袭击战。我这时在邹平县大队任一排长，领导把突击敌人司令部的任务交给我。

1944年秋末的一天夜里，天象泼了墨一样的黑，黛溪河水静静地淌着，一切都显得非常平静。在黛溪河畔，悄悄地埋伏了我们的两个中队。一中队埋伏在靠近敌司令部的地方，为袭击司令部的战士打掩护；二中队负责炸毁司令部不远的炮楼子，吸引住敌人的兵力。我们选择的埋伏地点，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撤可以隐藏，保证万无一失。

我率领着十几个战士，都换上了一色的六团服装，借助夜色掩护，摸到司令部门前。敌司令部占据两个院落，前院住卫兵连，有七十余人，一色匣子枪；后院是张景儒办公室所在，张的家属也住后院。院落四角设有岗屋，墙上安装着铁丝网。按照预定计划，魏兴瑞今晚值班查岗，他在门口点燃了一支烟，用烟头划出几个火圈，这是约定的暗号。我们十几个人大模大样地混进敌司令部。几乎是同时，进攻敌人炮楼的二中队也打响了，密集的枪声划破了夜晚的寂静。我一马当先，朝敌人的卫兵连住房猛冲。这时，一个在门口坐岗的敌人从睡意朦胧中醒来，刚要摸枪，我大喝一声，一个箭步窜了过去，伸手猛地抓住敌人的枪皮条，敌人一个筋斗从椅子上翻了出去，我抖手补上一枪，站岗的敌人一命呜呼了。我立即飞起一脚踹开屋门，战士们一拥而入。敌人仰卧在地铺上，枪支一字儿挂在墙上，不等敌人还过神来，七八支枪一阵点射，直打得敌人鬼哭狼嚎，死的死，伤的伤，没有一个人来得及顽抗。我转身奔向后院，后院的卫兵也被战士们解决

了，我们团团围住张景儒的卧室。我和战士们冲进屋内，发现有人在床上蒙着被子抖成一团，我一把将被子扯去，却是张景儒的老婆。原来张景儒那天晚上外出有事，才侥幸拾得一条狗命。战士们把敌人的枪支弹药收拢起来，我身上也插上了一支甘响，一支二八匣子。这时敌人的炮楼子已经火光冲天，二中队也得手了。我们赶紧撤出敌人的司令部。当我们两个中队沿着黛溪河往西南山区撤去时，邹平城里依然枪声大作，敌人仿佛在开枪为我们送行。这次战斗狠狠地教训了这个汉奸司令，从此六团象缩头乌龟一样缩在窝子里，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我们的县大队却纵横驰骋，力量一天天发展壮大起来。

难忘的怀念

在严酷的对敌斗争面前，我们每一个革命者都是提着脑袋闹革命，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因为流血牺牲的事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那时候，日军侵华司令冈村宁次成立了一个“三角”部队。所谓“三角”，用他们的话解释，就是“肃清内线，打入外线，深入非匪区”。采取以敌工对敌工的策略，专门破坏我地下组织，袭击我武工人员。这支部队由五年以上军龄、通汉语的日本军人组成。每百人中不超过三个中国人，而且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之一：共产党的叛徒，忠实的日本翻译，入了日本国籍的中国人。这支部队专门训练游击战术，训练夜间活动，是地地道道的日本特务部队，危险性、破坏性都很大。为了对付日益发展的抗日力量，他们在长山驻扎着一个小队。

1944年临近年底，由朱德胜、我和另外一个战士，我们三个人负责在长山一带慰问抗战干部家属以及在老乡家养病、养伤的部队战士。我们白天潜伏、夜晚活动，工作进展的还算顺利。一天晚上，我们在长山以北的尹家村慰问了一家军属，还剩下前洼村一户和马家洼子村一户。为了争取时间，尽快完成任务，朱